

不顾一切去旅行

作者：陈美琪

不顾一切去旅行
TRAVEL ALONE IN EUROPE
陈美琪·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顾一切去旅行 / 陈美琪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ISBN 978-7-5520-1892-9

I. ①不...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8972号

不顾一切去旅行

著 者：陈美琪

摄 影：陈蕾 陈美琪

责任编辑：林凡凡

策 划：陈雪文

设 计：卢莹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弄7号

邮 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 / 32开

印 张：6.75

字 数：146千字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92-9/I.237

定 价：38.00元

目录

序

[你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 PRAGUE布拉格](#)

[巴黎 巴黎 @ PARIS巴黎](#)

[你听 @ LISBON/FLORENCE/NICE里斯本 / 佛罗伦萨 / 尼斯](#)

[他的城 @ BARCELONA巴塞罗那](#)

[时间在这里暂停 @ TUSCANY托斯卡纳](#)

[天堂里的思念 @ BERLIN柏林](#)

[翡冷翠之夜 @ FLORENCE佛罗伦萨](#)

[Bonjour陌生人 @ PARIS巴黎](#)

[握在手中的时光 @ SPAIN/VIENNA西班牙 / 维也纳](#)

[第一次 @ MOSCOW/AMSTERDAM莫斯科 / 阿姆斯特丹](#)

[我眼中的德国人 @ GERMANY德国](#)

[关于那些小物的故事 @ LYON/ZURICH/BERLIN里昂 / 苏黎世 / 柏林](#)

[一瓦遮头的“家” @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选择了，就必须坚持 @ In the car from SWITZERLAND to AUSTRIA从瑞士到奥地利](#)

[谁的遐想世界 @ PARIS巴黎](#)

[为你而来 @ VATICAN梵蒂冈](#)

[只要你相信 @ NORWAY挪威](#)

序

小时候，看着天上高高飞翔的候鸟，心想它们不累吗？它们要飞去哪里？它们短暂的生命将会遇到多少风暴与危险？不由得为它们的命运黯然神伤。但如果这就是候鸟的选择，那么它们就必须走完全程，义无反顾。就像那些旅行者，选择了颠沛流离，选择了流浪，那么就勇往直前，不再左顾右盼。

喜欢独自旅行，不为别的，只为那份随意与自在。寂静的独处让心跳声更沉更稳更响亮，也让前方要走的路变得更清晰明朗。

旅行，是浓缩的人生。最妙的，在一段长途旅行之后，通常你的记忆里会自行筛去那些平淡无奇无聊的时光；剩下的一些粗颗粒，有时是宝石，熠熠生辉，有时也会是一块尖利的石渣，因为划伤过你的手指而让你印象深刻。途中你并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那些人，那些际遇，无论好的坏的，都让人充满期待。这便是根植于身体骨血中，时刻催促我前行的力量。

谁都不愿让自己的人生一眼就看到尽头，旅程也如此。所以无须害怕前方的未知，不论旅程或人生。

不顾一切完成一次旅行吧，你收获的将是一段斑斓的人生。

陈美琪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你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PRAGUE

布拉格的下午，刚下过雨的天依然灰蒙蒙的。

早上来自卢森堡的姑娘带着她小小的橘色行李箱走了，于是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另一个中国女孩。我和她前一天打过照面，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叫梓筱。

我总是一下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每次第一眼看到一个人，注意力全在脸、表情、言谈举止上，当别人告诉我名字的时候，我也会机械地报出自己的名字，却每次都忽略了用心去记住别人的名字。但她的名字我记住了，因为曾经一个我认识的女孩和她同名。

青年旅舍中，整个不算宽敞的6人间里摆放着3张上下铺木床，我和她各占了一个下铺，另一张床空着，我俩离得并不远。那一刻，我正半躺在床上听她娓娓讲述她的故事，她和布拉格的故事。

梓筱的一头乌黑直长发是全身上下最让人记得住的特点。一双眼睛不算大却有神，肤色略有些苍白，尖下巴让整张脸看起来消瘦，却在每次说话不经意间向上轻扬的时候显出俏皮。总体来说，是个不算漂亮却惹人喜欢的女孩。

她在两年多前来到布拉格学习语言。捷克语，在欧洲这许多种语言中绝对算是小语种，我问她为什么选了这样一种一般人觉得并不实用的外语来学，她说那纯粹是因为爱上了布拉格。曾经有一位作家形容过意大利一个海边小镇，她说，这里是一个梦乡，你在时它不是非常真切，当你离开后，它变得栩栩如生。我觉得这段话用来形容布拉格一点也不为过。我也非常喜欢布拉格。

当梓筱开始努力学习捷克语的时候，非常戏剧性的桥段，她爱上了她的老师，一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捷克男人。或许在布拉格，爱上一个人是毫无意外的一件事情，这座城市是那么温柔甜美。

当她讲述起她的过往时，脸上表情复杂。有些沉醉，有些时过境迁的淡漠，一丝缅怀，一点感伤，嘴角时不时挂着不易觉察的浅浅的笑，眼神却时而迷离，时而黯淡。有好几回，我想提醒她，说你大声我听不清楚，想想又作罢，分明她只是在梳理自己的记忆。

那个叫沃伊切克的金发男人，和梓筱相恋了一年多。她总是用“可爱”来形容这个男人：可爱的笑容，用中文说“我爱你”的时候口音很可爱，做早餐的背影挺拔可爱.....



我无法想象一个可爱的三十岁出头的男人的样子，在她为我描述的一个个画面里，沃伊切克只是一个一头金发、身高一米八几的模糊影子，这个影子与她牵手、谈笑、相拥，漫步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里。

“雨都停了，我们出去走走吧？”我点头，随即把扔在枕头边上的一件薄外套穿上，四月雨后的布拉格，天气还是如水的沁凉。

她说他们注定是要分开的，一开始她就很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他俩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沃伊切克有个生活在纽约的姐姐，他努力学好英文，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去往纽约，与姐姐一起生活，融入纽约快节奏的社会氛围里。

最后，沃伊切克如愿去了纽约，而梓筱也回了国，同时带着对这座城市、对过往恋人深深的依恋与回忆。

再度回到布拉格，仿若隔世，对每条街道却依然谙熟于心。我们就这样在查理大桥下喂了几个钟头的天鹅，心不在焉地看伏尔塔瓦河上，偶尔经过的船只划破了河面的平静。

雨后河畔的泥泞粘上了鞋底，天鹅们却自得其乐完全不在意脚蹼上踩着泥藻，欢喜地从水中摇摇摆摆走到岸上，又从岸上踉踉跄跄淌到水里，把浅滩的清水搅得浑浊一片。

梓筱挺直着单薄的背，裙摆沾上了些许泥水，每次扬起手将面包碎撒出抛物线的时候，都会引来一群争抢的天鹅。她如同孩童般享受着喂食的简单快乐，眼光追随着白色天鹅的身影，若有所思却温柔如水。不远处那座在河面上伫立了六百多年的大桥，棕黑色的桥身和桥面上一座座姿态各异的雕像，倒成了背景，将她与天鹅嬉戏的画面映衬得格外水灵。我知道在她平静的笑脸下，内心的百味杂陈。我怎么会不懂，可我却无能为力。

这座城市中，伏尔塔瓦河上总共有18座大桥，唯独查理大桥最让游客心仪，因为它的年岁最大，它是横卧在河上的第一座桥梁。桥上每天人来人往，街头艺术家、小贩、游客、当地人.....哪怕你起得再早，睡得再晚，也永远看不到查理大桥落单，更何况，桥上还有那些站成永恒的雕像陪伴着。

“快一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自由呼吸了，再回到这里，才知道一切都没有变。”陪着她，我们走在老城中的小路上。黑灰色的石板路面被早晨的大雨冲洗得乌亮，踩着踏磨得平滑的石板路面，之前鞋底的泥泞早被带走，不留痕迹。

街角有一家手工木偶店，梓筱在橱窗外停下了脚步，隔着一面玻璃对着那些被涂得五颜六色的木头人发起了呆。我并不喜欢这些被牵着绳子的人偶，总觉得他们有种被诅咒、被桎梏了灵魂的诡异气质，在夜幕降临之后，灵魂才能被释放，于是他们只会在暗夜不被发现的角落里走动，伴着关节“咯吱咯吱”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压抑窒息。

布拉格有各类拉线木偶店，手工匠人通常会在他们身上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倒是蛮好看的。在橱窗里，最有名的是匹诺曹，你还会看到形态各异的仙女、巫婆、戴着王冠的国王和王后、各种动物.....应接不暇。老城剧院中每晚上演的木偶剧、黑光剧也受尽追捧，却从来不是我的心头好。

我和她走着，听她絮絮叨叨说着沃伊切克学过小提琴，沃伊切克特别崇拜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沃伊切克带她去吃全布拉格最好吃的烤排骨和啤酒.....她有时像个本地人，带我在拜特申山上参观布拉格城堡与圣维特教堂，再下山乘坐特别迷人的红白相间的有轨电车穿行在城中，跟我讲她以前听来的民间故事；有时她却走了神，于是我也陪着她发呆。



伴着挥之不去的记忆，那几天，我们两个把布拉格踩了个遍。天气晴朗的时候，蓝天白云下的布拉格让人流连忘返，那些白墙红瓦的房子遍布全城。伴着安东·德沃夏克和贝德里赫·斯美塔那的音乐，循着弗兰兹·卡夫卡脚步，我们像两条鱼，徜徉在城里各处。

“你看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吗？你觉得托马斯对特丽莎是真爱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特丽莎的一厢情愿？”

当特丽莎在混乱的人群中举着相机抓拍苏俄士兵对捷克人民的暴行，托马斯神情紧张地守护在她身旁时；当托马斯在特丽莎离开日内瓦再度回到沦陷的布拉格，抛下一切紧随其后时；当最后一章托马斯对特丽莎说“我在想我是多么快乐”时——我认为米兰·昆德拉书中想表达的托马斯，是深爱特丽莎的，不管他是如何的放浪形骸。

听完我的话，她陷入了沉思。从一开始，我都是一个聆听者，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让梓筱与沃伊切克最终没能走在一起，我只是一味地听由她描述过往。

伏尔塔瓦河边，有一座非常有趣、现代感十足的房子，它叫“Dancing House”。这座房子有着扭曲的外形，玻璃外墙让它的金属骨骼一览无余，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仔细观察着这座奇特的房子，梓筱若有所思地问我想不想跳舞。我看着洒在她苍白脸颊上的点点阳光，风把她黑色的长发轻轻扬起又放下。此时，在我脑海里，沃伊切克从一个模糊的影子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脸上五官立体，扶着她腰肢的手掌骨节分明，他们两个就这样在风里相拥跳起了轻盈的华尔兹，她由衷地笑着，垫着脚尖将双手高高举起，用力捧住了他俊俏的脸。



最后一天下午，梓筱说要送我到火车站。

不确定还能否再见面，行李不太重，路程也不远，于是我们默默地、有些感伤地结伴走着最后一段路。穿过老城，广场上扬·胡斯的雕像高高矗立着，我们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你走了之后我也要离开了，或许我将会有很久的时间看不到布拉格广场，听不到天文钟整点的报时了。”我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听她说，肩膀上的背包背了太久，仿佛越发沉重了一些，脚步也迈不开了。

嘈杂的广场人来人往，旁边突然响起一个男人响亮的呼唤，一转头发现是一个街头画家，他像是在招呼我们过去。梓筱转头用捷克语和他说着什么，迟疑了一会，还是走到了他的画作前。我索性在附近找了个台阶坐下，卸下了肩上的背包。反正也不急，旅途中我讨厌被时间追着脚步，可以慢尽量慢。

远远看着他们在聊着，好像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提起了梓筱的兴致。我抬头看着午后广场上金灿灿的阳光，心不在焉地想着一段歌词，歌词里说到布拉格广场的许愿池，可这里根本就没有许愿池。

当梓筱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着欢喜与雀跃，就像雨后的太阳熠熠生辉。这让我十分惊讶。

只见她缓缓举起手中的一幅画。画里正是我面前的场景，布拉格广场一隅，扬·胡斯雕像前站立着一个女孩，白色的长裙，紫红色的围巾在胸前绕了一圈，脚上一双短靴让这一身装扮多了些时尚气息，一头乌黑长发，虽只露出了侧脸，却能清晰看到微微扬起的尖下巴和笑意盎然的明眸。没错，画里的女孩就是她。但好像有哪里不对，围巾太厚了，裙子和靴子也不是她今天的装束。看见我一脸疑惑，她指了指左下角的一行日期：19th.Oct.2014。

恍然大悟。原来在不知不觉间，她最开怀最美丽的身影早就被捕捉记录了下来。在她马上要离开，以为

将会许久见不到这座她深爱的城市时，上天给了她一份礼物，暗示她应该忘却伤痛，记住那些幸福和美好。

人们总是在经历过伤痛之后，将自己困在内心的小世界里，忘记欢笑，忘记这世上还有比回忆更重要的东西。可就在不经意间，你或许已经成为别人眼里一道美丽的风景，别人内心的牵挂，希望你不要总是后知后觉。



PARIS PARIS 巴黎 巴黎

PARIS

早上打开信箱，收到一张给自己的明信片，也不知道它经历了什么，三个月的时间，才从巴黎第八区那个黄色的邮筒里长途跋涉，回到了家。明信片上，铁塔高高耸立在街道尽头，街道两旁米黄色的房子整齐伫立着，不言不语。

我对巴黎的感情特殊而复杂，以至于我觉得有必要另开一章，专门用来记录它。



巴黎在我心里，不像普罗旺斯的阿尔勒、阿维尼翁、瓦朗索勒令人一见倾心，不像蔚蓝海岸边的尼斯、戛纳、马赛让人愉悦轻松，也不像第戎的恬淡优雅，更不像安纳西如同一个沉醉的梦乡。

巴黎像一个谜一样的女人，虽然任性散漫，却周身散发着诱人的神秘味道，举手投足之间的艺术气息将那么一点小小的市侩掩蔽，你本是无心逗留，到最后却欲罢不能。

记得第一次看到它，有些失望。通常所谓的失望，是与一开始期望值太高相较之下的落差，可我并不是。本来就不太喜欢大城市，购物大军对它过度的青睐更让我不以为意。

或许那时，我还没有深刻地了解巴黎。我的失望，来自有些脏乱的街道，夏天地铁站里一阵阵难闻的尿骚味，时常光顾你荷包的小偷。不过平心而论，与它那些让人无法抗拒的突出优点相比，这些也算不得什么。



身边，第一次来到巴黎的两位朋友一直埋怨着巴黎的种种不是，虽然如此，这座城市还是经受得起各种考验。记得曾经有一个作家这样描述过巴黎，说它的灵气，是来自阵容强大的逝者队伍，这个队伍由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等各个年代的艺术大师组成。

没错，虽然这些大师去世了，但他们并没有逝去，他们在生者的追忆、思念、谈话中时刻活着。那些街道、建筑物、地铁站，甚至他们长眠的墓地，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你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就凭这一点，巴黎就胜过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更何况它还有塞纳河让人浮想联翩的左岸。左岸的美术馆、咖啡店、诗词歌赋、哲学、艺术、校舍、贵族气息……怎能不叫人向往？

听过这样一句调侃：塞纳河左岸，与你擦肩而过的，十有八九是教授、学生或艺术家，而在右岸，走路请小心，别踩到某位银行家价值不菲的皮鞋，你赔不起。

所以，对于离开巴黎之后那种偶尔跳出来骚扰你一下的淡淡的挂念，这种犹如心痒又挠不到的感觉也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晃荡在巴黎的街头、塞纳河边，我的记忆中没有具象的印迹。所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却充满意义的念想，本以为不会被记住却牢牢抓着你的那种念想。

我最喜爱的还是拉丁区。初夏的早晨，太阳还没有那么张狂地散发出热力，走在人少的圣日耳曼大道上，双叟与花神门前的那排桌椅也还没被纷至沓来好奇的游客占满，睡眠惺忪的巴黎正慵懒地舒展着腰身打着哈欠。

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朝里走，未开门营业的旧书店里，透过玻璃橱窗往幽暗的书架上看，那本你心仪已久却还没来得及占为己有的左拉的精装版《萌芽》还安躺在那里；面包店里刚出炉的法棍买上两根权当早餐，店家会为你用牛皮纸将面包包裹严实，只露出大约五分之一供你一路捧着香气四溢；最早开门的是巷子拐角处的小花店，那些一铁桶一铁桶摊在不大的店门口的花束，让整个早晨都芬芳了起来；那个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牙齿的法国男生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这条巷子里，你们有时在巷口碰见，有时在巷子深处相互点头，他一双迷人的眼睛总是阳光般闪烁；不须急躁，小步向前再晃一会就到了塞纳河边，过桥的时候河面上的风有时也会来调戏一下你的裙摆，这时通常桥上的小贵宾犬或白梗犬会兴奋地小跑过来看热闹，并在你身旁七嘴八舌，骑着自行车擦身而过的美人儿投来善解人意的一笑，“Bonjour”是那个早上所有人的口头禅。

你不能要求巴黎晶莹剔透，因为它做不到。但你要留心夜晚的巴黎，它有魔力。能登上铁塔固然好，可这样你的视野中就少了这支熠熠生辉的灯柱，它是夜巴黎的魂。

所以，坐上协和广场上的摩天轮是个不错的建议。晚上的巴黎，有旋转木马，有晶晶亮的灯饰，有抽着烟不经意从身边走过对你回眸一笑的曼妙女子，有甜腻得足以让人沉醉的香水气息……仿佛白天那些你不喜欢的喧嚣、脏乱、匆忙、疲惫都烟消云散，或被黑色的夜幕偷藏了起来，剩下无尽的可能和满溢的浪漫。当然也有角落里不为人知的落寞与孤寂。

这些碎片式的记忆，足够滋养我对巴黎的感情，许久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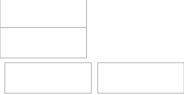
LISTEN

你听

LISBON

几年前，曾经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讲述一个生长在托斯卡纳的小男孩，因为一次意外而失明，被送进政府规定的盲人特殊学校就读，却受到老派校规的桎梏，最终用自己的热情与努力感染了所有人，摆脱内心的囿圄，重获新生的故事。

男孩从小热爱电影，天生具有超凡的想象力与对声音的敏锐度。影片中，他用学校的录音机将大自然与生活中的各种声音收录，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下，让一众正常的成年人戴上眼罩，为他们呈现了一出精彩的声音童话电影。



这部电影，让我重新定义了视与听之间的联系，也让我更愿意去听，去触摸这个世界，而不单单用眼睛

去看周遭的事物。

这个世界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声音，美妙的、喧闹的、奇特的、细碎的……我们感官健全，却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忽略了它们，忘记了该如何用心去听，去感受。

我喜欢生活中、旅途中听到的种种声音。在记忆里，我仔细收集它们。

对于普通的乐器，我几乎可以不用看，只须听它弹奏一小段旋律就能辨识出是何种乐器，除了那些从未接触过的。这需要归功于小时候被大人强迫去上的那些乐理课。长大之后，这种当时让我无比反感抵触的课程，倒是造就了我这种算不上技能的能力。

虽然乐理课让人反感，但音乐，从来都是被我喜欢的。总是庆幸这个世界上有音乐存在，如若不然，生活将会黯淡失色多少。

1

在欧洲旅行，时时刻刻可以接触到一些殿堂级或民间娱乐性质的音乐表现形式，有时是一场需要正装才可出席的音乐会，更多的是随意走三两个街口就能碰到的街头艺人。

那一天碰到他，算不得意外。

晴好的天气，晃荡在里斯本高低错落的街道上，偶尔擦身而过的有轨电车有些费力地爬着坡，五颜六色小巧的敞篷三轮车带着游客在小路上撒着欢，从塔古斯河上吹来的风并没有给体表带来多少凉意，我躲进了巷子里，踩着屋宇的影子漫不经心地朝前走。



南欧的午后，人们每日照例需要花几个小时午休，巷子里安静得只听得见风声和远处海鸥的嘶鸣。虽然阳光没有直射在身上，但热度不减，让人有些昏昏欲睡。

远处隐约传来一阵乐声，淡淡忧伤的旋律如泣如诉，这种怅然的音调不禁让人联想到游吟诗人，在浑浑噩噩的午后，显得有些不太真实。循着声音朝深巷走去，那应该是一种类似乌德琴的弹拨乐器，但乌德琴音色浑厚闷重，这种乐器的声音却清而脆，比起普通的吉他，它又显得更加圆润。

渐行渐近，前面一个拐弯，巷子的尽头竟然是明晃晃的一片开阔地，穿出巷子，小广场的背阴处，一个中年男人和一条狗相倚着，正是他在弹着琴。

午后的广场空荡荡，我慢慢走近。男人低侧着头端坐在一张板凳上，在他的面前，竖放着一把置于矮架子上的琴，浅棕色的琴身圆鼓鼓的，琴身上镶嵌的银色细珠子排列出了一些不规则的线状花纹，把琴身装点得充满了异域风情。

琴颈很长，比坐着的男人高出了半个头。琴身上，琴颈的左右两侧各竖着一根不到一尺长手指粗细的杆子，男人的左右两只手各扶着一边，只空出来两个大拇指在琴弦上来回游走。最特别的，是这把琴琴颈两侧的弦栓，粗略数数，有十几个，相应的，琴弦也有十几根。男人戴着拨子的两个大拇指，居然就在这一整排紧挨着的琴弦之间，分毫不差地弹拨着，如行云流水，没有半个错音。



从未见过如此独特的乐器，它的声音让人深深着迷。盯着这个低着头认真弹奏的男人，我像被施了咒一样定在原地。

此时，一直紧靠着凳子的棕色拉布拉多犬挪了挪身子，再次将头搭在了那个男人的脚边。于是，他抬起了低垂的头，我看到了他的眼睛，一双睁开着、却蒙了一层灰的眼睛。让人着实吃了一惊！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也看不见琴弦，他是用心在弹奏。

我的内心忽然五味杂陈，微微的惻然和惋惜，更多的却是一点一点膨胀的敬意。这么优秀的艺术家，他的世界里没有色彩，却分外的缤纷绚烂，他将用眼睛看不到的情感将音乐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出来，无论有没有听众。

我悄悄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子，慢慢将一张纸币放进他脚边的铁盒子里，用硬币压住，再缓缓起身。一系列的慢动作，仿佛怕惊动了他与身旁的狗狗。但他还是感觉到了我，抬起头来，不偏不倚对着我的脸微微一笑，轻点了点头，用葡萄牙语说了声谢谢。

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听到他开始和着音乐哼唱了起来，沧桑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张力十足，带着某种宿命的哀伤缓缓吟唱着，独特的旋律与琴声交融，悠扬动人。仿佛一阵咸涩的海风，轻抚过沙漠的炽热和橄榄枝的青绿，却刺痛了眼睛，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2

那天本来打算一早坐火车到附近一个中世纪小城，无奈因为一场大雨搁置了计划。正好犯懒，于是整个上午就这样耗在了这座两百多年历史的小旅馆里。

旅馆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妻。六七十岁的意大利胖老太太只管每天早上的那顿早餐，其余时间无论你在小小的前台、楼梯口、走道或院子里碰到她，她都不会主动跟你打招呼；而那位只在夜间值班才出现的老先生也不爱搭理人。这正合我意。

吃完早餐，我为自己的咖啡杯重新斟满咖啡，推开餐厅的侧门。一楼院子里有一个小门廊，楼上伸展出的阳台成了遮雨的顶棚，也为小院子辟出了一个小小的休闲空间。这些天院子里被太阳每日炙烤的青草和泥土，让早晨这场大雨击打着，蒸发升腾着一股好闻的味道，带着水汽在我推开门的一瞬间扑面而来，将这盛夏的暑气冲刷打散。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

门廊右侧摆着一张小木桌和一把老旧的摇椅，这个小小的区域简直就是一个隐秘的伊甸。住在佛罗伦萨老城里的这段时间，小旅馆后院这个小门廊是我觉得最惬意最宁静的角落。而此时，大雨正用力打在院子右侧那棵橡树的枝叶上，噼里啪啦像正炒着一锅豆子，有节律却空洞的声音听久了，竟然有种安抚作用，哪怕你内心再怎么躁动，它也可以将你催眠，让你慢慢平静下来。

石头垒成的院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偶尔露出来一小块没被占领的区域，也长着青苔，显然这是个不太受主人重视的小院子，只有几株挨在门廊边的蔷薇花是人工种植的。可恰恰是这样的随意，体现了意大利人懒散的个性，而他们这种懒散与不造作让人感觉格外舒服。

豆大的雨点同样也打在那几株开满粉色蔷薇的花枝上，娇嫩的花瓣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看来主人要懊恼昨天晚上没有把它们剪下插入花瓶中了。

雨越下越大，大颗雨水从橡树叶子上滴落，打在门廊边的瓷砖上，再从瓷砖上溅起，最终停在摇椅一侧我裸露的脚踝上，凉凉的、痒痒的。喝一口咖啡，看着这灰蒙蒙的天，大抵今天一整天都得被困在旅馆中了。

正发着呆，一阵女子圆润高亢的咏唱声冲破雨幕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忽然意识到，那应该是旁边小型剧院的女歌者在练唱。说起这个剧院，它的正门朴素低调，只有大门边玻璃框圈着的公告栏里张贴的歌剧海报能让人看出它是个剧院。有几个晚上，当我从外面闲逛完回旅馆，途经它门口，正好碰到中场休息出来透气的一撮撮正装男女。

此时，只听见女歌者的歌声时而跳跃轻快，时而舒缓悠扬，时而轻吟如耳语……闭上眼睛，我几乎可以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不顾一切去旅行》陈美琪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807.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